

教师节——每年有个节日以自己的职业命名,何其幸也!并非每个职业都有此幸。喏,没有总统节没有CEO节没有商人节没有明星节,是吧?所以每年9月10日我都比较兴奋,即使血压上蹿下跳我也要喝上两杯,一杯金奖白兰地,一杯网红老白干。当然不至于喝醉——据我所知,教师节喝醉的教师鲜乎其有——喝罢乘兴提笔,写一篇教师节抒怀短文,自我欣赏完毕,投给校报等媒体祝贺同行教师节快乐!

但今年我就不再抒怀了,而说“私房话”、“秘话”——小声披露可能纯属私人性质的作为教师的快乐。

其一, 显摆之乐。别的教师如何不敢妄议,我这个教师可是极有显摆欲的。你想,昨晚才读得的知识,今早一上课就能显摆出去,感觉多爽啊!例如一次夜半读一位喜欢的作家,读到谈日本文学那一章,而且谈得那么幽默好玩别具一格,不由得心中暗喜,赶紧打入脑海。翌日早上又在课堂上温习巩固一番,下车后三步并作两步直扑讲台。也巧,正是日本文学课讲日本文学特色,没讲几句我就把自己还没完全吃透的“拿来主义”的观点迫不及待地一吐为快。当然不至于傻傻地招供说其

教师节的“私房话”

林少华

实俺也是昨晚才偶然碰上的,而装出素有研究成竹在胸的派头。于是十几个研究生傻傻地投来崇拜的目光——你说感觉不爽吗?假如讲台前没有摄像头那黑乎乎的大眼珠子正对着自己的嘴巴,没准笑出声来。讲罢趁热打铁,又以该作家与日本文艺为题涂抹了一篇讲稿,并且在读书会再度显摆一番。此其一,显摆之乐,“现炒现卖”之乐。若非教师,此乐何来。

其二,既然说到了目光,那么接着就说目光,目光相迎之乐。自不待言,讲课时倘有学生以崇拜或近似崇拜的目光注视自己,大凡教师心里都一定掀起快乐的浪花。于是文思泉涌,于是妙语连珠,于是如有神助,想不超常发挥也难。这样的快乐,实乃教师独有的快乐,花多少钱也买不到。何其快哉!

其三,青春幻觉之乐。教师还有一个大“红包”:成天跟年轻人在一起。老师会老,学

生不会老,本科生入学年方十八,研究生毕业不过二十五,大体如此定格。“近朱者赤,近墨者黑”,那么年轻人呢,势必年轻。至少幻觉年轻。而那是何等美妙的幻觉啊!何况真的年轻也未可知。是的,我已近年古稀,但若在二十米开外一眼望去,据说全然不像七旬老翁。老态龙钟,老气横秋,老奸巨猾,和我毫不相干。尤其讲座“互动”完了而年轻人忽一下子冲上讲台要我签名合影之时,那热辣辣的青春气息,涨鼓鼓的青春活力,水灵灵的青春眸子,真个如潮水一般刹那把我整个淹没——那分明是青春的潮水,淹没了我真实的年龄,淹没了我脸上的皱纹,淹没了我头上的白发,想不年轻都不可能,都不被允许。即使从会场出来,那股潮水也久久挥之不去,使得我情不自禁地昂首挺胸目视前方。借用村上式比喻,精力充沛得没准能一口气跑去月球背面。不错,俺还不老,还能和年轻人互通心曲打成一片,至少还能年轻人所需求,还能为年轻人提供些什么。

总之,此生此世,得为教师,其乐何如,其幸何如!幸甚至哉,放言“秘话”。恕我重复,来生来世,还当老师。就这么定了!



盛世青春 (中国画) 臧玉琴

自从在电视剧《亮剑》中成功出演了“李云龙”这一角色,李幼斌身上所传达的“亮剑精神”也总是被人津津乐道,事实上,这些年,李幼斌认真地演,低调踏实地做人,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流量明星的乱象“亮剑”。

有一次,李幼斌跟着电影《斩毒》剧组来上海做宣传。据说最初剧组找到李幼斌的时候,剧本其实还没有完成,但他还是被缉毒刑警的精神所吸引,片中人物的命运走向相当揪心,于是一拍即合,当场答应要来参演,并和导演说,“我们一定要把剧本做到极致。”导演说,李幼斌和剧组一起坐火车来的上海,四五个小时的车程,老李和剧组一直围坐在餐车的桌前,桌子上铺满了剧本的纸头,大家一场一场精雕细琢。

除了在幕后李幼斌尽心尽力,在片场他也展现了一位老演员的敬业精神。由于当时那部缉毒题材影片,要汇集枪战、卧底、警匪等多重元素,60多岁的李幼斌说自己虽然岁数大了,身手不敏捷了,但是总体上还行,基本简单的动作戏我还是能来两下的。那是他第一次扮演缉毒刑警,他说自己除了演员的身份之外,还是一名军人,在他看

一个晴朗而温馨的午后,读完了俞果的新著《纸上烟霞》,欣然。这是一册散文集,凡四十七篇,先前均在网络公号上刊发问世,阅读点击量以几十万上百万计。

篇幅精悍,文章短小,或观物或访友或触景生情或引经据典,嬉笑怒骂皆成文章,上下五千年,纵横八万里,天马行空挥洒自如,每文虽仅千余字,却也包罗万象,缓缓读来,荡气回肠,当浮一大白。

掩卷案头,浮想联翩,恍惚间眼前似有一座雕塑冉冉升腾——乃罗丹大师的个人艺术里程碑《思想者》。是的,思想者原本因思想而孤独,孤独者从来不会因孤独而思想。

遥想当年,雄姿英发,正青春年少,谈笑间,一时多少豪杰。我与俞果的人生交集,始自一艘长江游轮,缘于“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活动标兵人物”的采风游,彼此神交于今已是四十余载,若非前世五百年的修为,焉能得遇此缘?其时我等均是沪上厂矿企业莘莘学子业余读书人,颇多舞文弄墨者,大都为文化文学艺术一道,唯俞果独树一帜,竟然创立“特殊人才学说”,在新华通讯社主办的《瞭望》杂志上刊发专访,一时名动四海,赞

匠心结晶,字字珠玑。怎不令人长相思,那一轴水墨图,斜风细雨迷茫处,一蓑一笠一扁舟,一人独钓一江雪,几多诗情几多画意蘸春水,绘就一卷纸上烟霞。依稀可辨,俞果或为画中人。

俞果此次重出江湖的写作宗旨为:只关风月,不关风云。仅此一言,即可觅得其江湖已深,阅历不浅。是的,赢得生前身后名,可怜白发生。不再是“少年不识愁滋味,爱上层楼,爱上层楼,为赋新词强说愁”的青涩雏儿,也不再是“而今识尽愁滋味,欲说还休,欲说还休,却道天凉好个秋”的禁烟岁月,书中所述,皆为沧海桑田如烟往事,不管来自史书典册,无论取自民间野老,抑或采自亲身经历,凡肺腑言,凡心声,凡一事无考据,无一字无渊源,却又偏偏不干风云事。这下的又是何等功夫,呈现的又是何等功力?

创立学说,自古而今,天下几人可为?大丈夫扬名立万,至此一役,夫复何求?况且已是人到黄昏。俞果兄台豪气丝毫不输老骥伏枥的东坡先生,“老夫聊发少年狂,左牵黄,右擎苍,锦帽貂裘,千骑卷平冈”,硬是于疫情期,自2020年3月28日始,以每天一文速度拼搏两月有余,迄今在网络共发表了140篇文章,计25万

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拍摄达两个月之久。

李幼斌是国家一级演员,也是全国劳动模范,他在生活中十分低调,虽然有众多出圈角色,但他并不热衷于参加综艺和蹭热点。面对娱乐圈的乱象,李幼斌也敢于公开亮剑、仗义执言,网友们也是纷纷赞同和支持,甚至有网友留言称:“对付这些乱象,记得让二营长带上意大利炮!”李幼斌无疑是年轻影视演员的榜样:如何保持谦逊、正直、上进的品质;如何为戏拼命,而不是为名圈利。

“对于年轻演员来说,爱国主义教育是最要命的。”李幼斌针对演艺圈的阴阳合同、天价片酬、违背公序良俗、私生活混乱等一些违法失德现象,对采访的记者说。“他们要明白演员的使命是什么,演员要为国家服务,为民族服务,为人民服务。”——这是李幼斌的“演员观”。

近了,《纸上烟霞》:烹文煮字,句句觅来不寻常,行得万里路,阅得万卷书,

我都会坐下来,只静静地站在小男孩的身边,稳稳地靠住他。

那次,地铁徐徐开动的车厢里,多出许多空座。我终是没忍住,问老人,空位有多的,你怎么不坐?老人看我一眼,忽然笑着说,你们年轻人上班也辛苦,座位留给你们更好。又说,这个孩子,读书也辛苦,每天一大早要去上学,晚上作业又这么多,每天的睡觉时间都不够,只能让他坐在座位上多睡一会。老人似不无歉意地说了句。

我说,其实你也辛苦,一大早送孩子,地铁上摇摇晃晃的,反正座位多,你可以坐一会的。

老人说,我站着,也挺好。

夹竹桃热闹了一夏,要过白露,才偃旗息鼓。

数年前,某些对植物学一知半解的媒体,披露了“夹竹桃有毒”的发现,遂有好事者,大加砍伐。殊不知世间毒物,有甚于是,而熟视无睹。好在如此一来,攀折者日少,安知非福?

少时居北方,夹竹桃却不是常见的花。水塔街养花的人家不少,我记得的,只任奶奶家有,一红一白,种在搪瓷盆里。任家的屋子在院首,夏天时,谁一进院子就见到它们,仿佛迎客松。

在南方,夹竹桃往往就是栽在路旁,无需人照料,茂盛得不透风,且高可数丈,称其为树似乎更准确。高速公路两侧,更是夹竹桃的当仁不让之领地,每隔数年,总须强剪,剪后突兀得很,但每一剪,则花愈繁。夹竹桃野生于伊朗、印度诸地,广植于热带。顾名思义,其叶如竹,其花如桃。这种命名的方法,于植物中甚为普遍。如葱兰,叶如葱,花如兰。但如果不知葱与兰,就全无意义。好在竹与桃吾国多见。

倘若论形象,夹竹桃的叶子确与竹似,但枝干一柔一刚,绝不相同,吾乡唤其柳桃,抓住了柔的特征,似更准确。但这一名字,却成为温度之外的另一个“利空”,谚云:前不栽桃,后不插柳。盖逃与溜,皆于积财有碍。两样东西,它都占全了。自古道:人急投亲,鸟急投林。但投得好不好,要看运气。我疑心,柳桃之名,是夹竹桃在北方较为少见的一个原因。

我种过两次夹竹桃,结局都很不幸。此花扦插易活,读中学的时候,我从任家讨了一截,生在汽水瓶里,瓶口用黄泥封了,不久,根须便生出来。我把它移到院子里,结果被父亲拔出来丢掉了,理由就是那两句顺口溜。虽然有些悻悻,却也没有太伤心。毕竟等它真的开花,都不知道自己长多了。有一次是往虹桥时,如旧法,培了一株,种在楼下公共花坛,没几天,神秘失踪,不必劳烦福尔摩斯,一定是既为毒草,人人得而诛之。

夹竹桃岂知人事?诗人泰戈尔的剧本,读者不多,似乎亦未见搬演。有一部《红夹竹桃》,是一个不大懂的爱情故事。泰翁剧作的语言,仿佛诗句,典型的浪漫主义风格,郭沫若氏早期历史剧庶几近之。剧本一开始,便是一个金矿的矿工以红夹竹桃奉女主人公南提妮,她喜欢这个花,她的恋人也以此称呼她。热烈的红色夹竹桃在剧中数次出现,成了爱与火的象征。我的这本《泰戈尔剧本集》是1958年出版的,扉页上面有译者冯金辛的签名,也算是难得的收藏。

中国作家似乎没有谁作过夹竹桃赋之类,藏书家周越然氏在他的《六十回忆》的自序里写道:“评论大家,或将以‘夹竹桃’之名,讥我的书。但我幼时不学,长入‘异’途,文既不文,白又不白——桃不成桃,竹不成竹——恐怕还不能接受这个雅俗兼具的花名。”周氏1962年即辞世,来不及知道夹竹桃成为毒草之新闻,否则断不会以此自嘲自况。历史往往如此,欣逢盛世,周越然著作亦重见天日,或辑其佚文,名之《夹竹桃集》。

夹竹桃开,逢暑天,人伏更盛,据我的观察,白者花期长,红者花期短,但都反反复复,花谢花开,不知疲倦。某年夏天,有欧洲行,卢浮宫出来,艳阳下,一株白心花的夹竹桃明媚地开着,那一刻,我竟想起上海葱葱郁郁的夹竹桃了。

言。俞果原为报社记者编辑,写学生涯三十又三载,可谓操作熟练,雄风长存。

其实,“孤独”的思想并不孤独。他自有他的作品陪伴左右走天涯,自有他的作品与之深情对话互诉衷肠,自有他的作品

随之遨游世界挥洒文字。据悉,俞果的另一卷散文集《流年岁影》将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推出,是为双喜也,着实可贺。届时再行拜读,岂非读书人大乐事乎?翘首期待。

我站在,挺好

崔立

这个特别的“台词进修班”来自上影演员剧团,班主任是达式常。

生活中,他也敢于“亮剑”

吴翔

斌说演戏这个工作,他一做就是三十多年,“我1974年参加工作,那会儿大家都是努力工作的。”比起现在那些通过流量一夜爆红的明星来,李幼斌在演这条路上一直在默默耕耘着,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他从前拍摄的《死证》《他曾是我的妻子》《潮起潮落》等影片。他接到《亮剑》的本子,饰演男主角李云龙时,已经47岁了。也正是经过多年在演艺圈的摸爬滚打,演技才被锻造得精湛完美,之前积累的观众口碑也到了一个爆发的阶段。随后才有了《闯关东》大火。尽管当时他在观众中心人气正旺,在拍《闯关东》时,他也依然和剧组一起,冒着

这个特别的“台词进修班”来自上影演员剧团,班主任是达式常。

十日谈
学艺先学德
责编:杨晓晖

